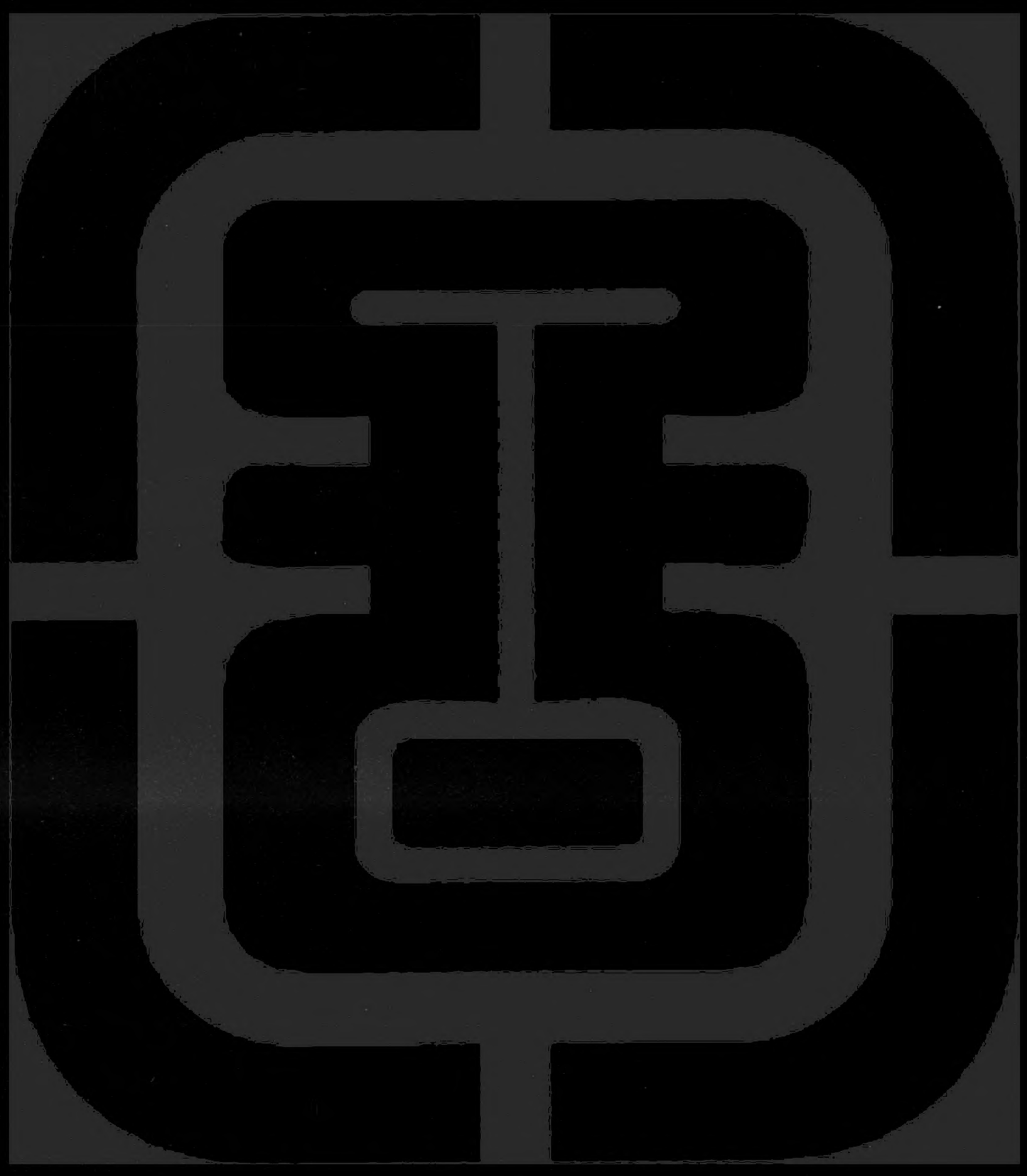


46646.1

列傳卷第五十六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
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
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尠
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棊棄日至乃通
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
杖如此非一數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
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

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
不亦非理琛惕然慙感遂從許叡李虎假書研
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
時有所陳亦爲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
爲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陽平王頤衛軍
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
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
同天壤施齊造化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
不登爲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祕利
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
賑恤是以月令稱出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
者皆野虞教道寸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
明道寸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
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
謂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
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
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
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

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
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
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
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
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飢或訓
衣以除其敝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
所以撫覆導養至理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
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
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偽弊相承仍
崇關酆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
方聞者罔不歌德昔賈生以棄寶得民碩鼠以
受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
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
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府外
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
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
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
取願施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

法使之監道寸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
八座議可否以聞司徒録尚書彭城王勰兼尚
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
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
回未謂爲可竊惟古之善爲治者莫不昭其勝
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
溢儉不致敝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
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爲若任其生産隨其
啄食便是芻狗万物不相自矣自大道既往恩
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既交思拯
之術廣恒恐財不賙國澤未厚民故多方以達
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
責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
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産惠天地
之民籍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
賦四民贍軍國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
不專大官之御敘此匹帛豈爲後宮之資既潤
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

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爲富賄藏
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
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鑒之流疑
興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
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
無方非興之者有謀至使朝廷明識聽營其間
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基參論
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
興利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垠益化唯理

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
前計使公私並冝川利無擁尚書嚴爲禁豪彊
之制也詔琛參入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付如故
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遊凡
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
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
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明當坐考今日乃舉其
罪及監決脩鞭循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
皆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

日琛與黄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
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賞悉
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
顧雖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
公録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
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
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
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人政蔚以增光
鴻猷於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
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聲譽猶宜劾糾況趙脩
奢暴聲著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
陳奏方更外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
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
弟越陟三階之禄虧先皇之選典壓聖明之官
又又與武衛將軍黄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
昉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
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
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

宣令貶黜謹依律科從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
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
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
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
親妻見其子母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黠皇風塵
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奬厲忠槩
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
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
求解官扶侍詔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
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毀瘠幾曹
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
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
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之內手種松栢隆
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
中墳成木茂與第僧林晰言以同居沒藝專事產
業躬親農圃時沒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
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
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

參尚書入厠帷幄琛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蕃
賾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靳
爲朐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
已六十餘矣乃納靳女爲妻婚日詔給廚費琛
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昶敗於朐山詔琛
馳驛檢按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黄門中正如
故琛表曰詳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
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
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臨發憤廣置司
置置以下代今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
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
林示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
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刼害不絶此
由諸坊混雜整壓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
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
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
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
擢琛既非南金里尉鈆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

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
士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
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
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
公卿士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遂
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
[illegible]為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
實為未悉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
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如而變之不便則改
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
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
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
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
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為之則督
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
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
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為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
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

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
將軍領步騎四万爲前驅都督琛次梁州獠亭
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旣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
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
光禄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
山久之乃赴洛除鎭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琛
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內　尋徵拜太常卿仍
以本將軍出爲徐州刺史辭入辭肅宗琛辭以
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

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滿治體嚴細甚無
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
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
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
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
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
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
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故闔
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
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
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
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
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
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
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
言君父之行無復俛仰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

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
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袵論
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
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
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興奪商量是非
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
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
至德與聖大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
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

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
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令常司徒有行狀如此
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
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
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
弔服哭之遣舍人慰恤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
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官高祖世
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
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詞磔罅聲姓族廢興
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
行於世
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祕書郎性險薄
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
舍毆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
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
託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勑懷寬放懷
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卒於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

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啓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徒引爲公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末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脩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戶皆依傍市鄽草廬攢住脩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麤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冏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尒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疋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

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負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
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
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
和中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
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
人蘇良沒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
資報密密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
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錄曹遷國子博士肅
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
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人情不安詔密爲相
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勳賞安市
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
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
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
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

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
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曠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
尚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真
君元年關右慰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
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曰穆
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
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府騎兵
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爲北中府司馬
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
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
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
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
州中軍府録事參軍定州別駕後除鎮遠將軍
員外散騎常侍出爲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

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宥固守之効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

子子瑜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外生高敖曹貴達啓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渤海脩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王玄謨甥也少隨玄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遊爲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爲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少遊同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

本官爲高陽王雍友稍爲高祖知賞太和十七
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定都洛
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勑卿仍屆瀍洛周視
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
賾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辛凶君子弗取是用
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
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
勑授隨宜變之善勗皇華無替指意使還遷通
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

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鋭意南討專訪王
肅以軍事聰託肅顧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高
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道
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即度同援渦陽而聰躁怯少
威重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
藻等同囚於懸瓠高祖怒死徙平州爲民行屆
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兎將獻託聰爲表高祖
見表顧謂王肅曰左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
不知也肅曰比高謐北徙此文或其所製高祖

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些輩世宗初聰復竊
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
黄門侍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黄門如故
世宗幸鄴還於河内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
餘步侍中高顯望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
弦動羽馳矢鏃所遂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
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
矍圃之儀威稜攸疊麤兇懾氣才猛所振勍憨
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
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
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喉脣近侍苟以爲然亦
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刊銘於射所聰爲之詞
趙脩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
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
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
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亦深用危
慮而聰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
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脩之死言必

毀惡茹晧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
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晧才識明敏非趙脩
之儔乃因晧啓請青州鎮下治中公廨以爲私
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晧見戮聰以
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
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搆
而求之聰居兼尚書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
慮藉貴因權昵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
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爲
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
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
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
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世宗末拜散騎
常侍平北將軍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爲
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
高綽李憲崔楷蘭氣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
后並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
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

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正
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
問之聰對使者歔欷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
言朕既無福大臣殞喪且其與朕父南征契闊
戎旅特可感念賵布帛三百匹氷一車贈撫軍
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
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
並令燒指吞炭出家　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
別有集

子長雲字彥鴻起家　祕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
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
將軍兖州刺史
雲長弟叔山字彥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
軍越騎校尉卒贈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
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
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列傳第五十六

魏書六十九

崔休　裴延儁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逞之玄孫也祖靈和仕劉義隆爲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爲長子嬰休姊贍以貨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爲嬪以爲尚書主客郎

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歷
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
後來常參高祖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高祖
南伐以北海王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
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
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後
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
筵觀者榮之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
解職於是除之性嚴明　長治體下車先戮豪

猾數人廣布耳目部內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喪
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
貴有盛名於山東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
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
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
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
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
宗責其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
刺史在州數年益多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

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彊濟雅善斷決幙府
多事辭訟盈几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
清潔甚得時談復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
州大中正遷光祿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即真
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
北將軍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
擲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
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
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徵爲安南將
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士兵尚書又轉
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
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
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賵帛五百匹贈
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侯休少
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雍
第二女女妻領軍元叉長庶子祕書郎稚舒俠
恃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
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

以雍又之故無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叉子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悛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悛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出爲驃騎將軍潁州刺史叔貪汙爲御史所劾與和中賜死於宅臨刑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兄以其不甚營救故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坐兄悛鑄錢事發合家逃逸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爲致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後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病卒

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保弟奮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

宾樂王長樂女晉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修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

鄉里久之刺史尉景取爲開府諮議參軍事晚

頗以酒爲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接蕭衍使

張皇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卒於宿豫時

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裴佶字僧雋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

世孫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雄虎河

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順父松

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亞功贈東雍

州刺史延儁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

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

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

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頃之除太尉

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爲散騎侍郎尋除雍

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爲中書侍郎時
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諫曰臣聞
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嬀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
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
多能克文克武營邑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
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
之美軌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
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
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
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
先鹿鹿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
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加鎮遠
將軍及詔立明堂群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
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
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子尋即正別駕如故
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
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
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

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
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延儁謂疏通
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
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
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
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
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儁啓求侍
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
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
尚書爲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諸軍尋遇疾勅
還三鴟群蠻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
於病中上疏諫諍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徙
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
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
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
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儀同三
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員外常侍兄彖並有學尚與父同
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
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祧弓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買興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
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
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
之高祖南伐爲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
穆亮從事中郎轉爲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
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
長子範字宗模早卒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範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
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今朝請轉北中府
功曹參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幷州安北府
長史入爲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
吐京群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

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良入汾州
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憑城自
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
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
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
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拒王
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
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
首及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
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議欲拔城良不許
德龍等乃止景和薨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
將軍行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
先定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
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
二良以飢羸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西
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省
建始王興大都督長孫稚宗正珍孫等相恃
不下詔良解州爲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

孝莊末除光祿大夫尒朱榮死榮從子天光
榮圍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
兼尚書爲河東恒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
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轉衛
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
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
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
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
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貞又重贈侍中驃騎
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
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
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万
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
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
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
自日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闕郭康兒賊衆

大潰勑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
并南通絳蜀兇徒轉盛復以慶孫爲別將從軹
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
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
湯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
未遂立郡因以慶孫爲太守假節輔國將軍
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
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仍
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爲大都督

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
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
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
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飢凶四方遊客常
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粮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
流與諸士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
滿是以爲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

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
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
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
御望畿重卿既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
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
豪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
功銘帝籍勳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
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
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

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
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
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河東太守
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伯
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
軍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
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
將軍東秦州刺史謚曰宣

曰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
高第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祕書監李凱以景
學行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軍諫議大
夫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謚事遂施行時詔
邱要略令景融專典竟無所成元象中儀
同以爲録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
寅部擬郡爲御史中丞崔暹所彈去其
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
單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綴
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
録又造鄴都賦都賦去
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
初爲廣州防蠻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
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
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徙
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爲中尉崔暹所
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河西

太守孝靜初爲平東將軍滎陽太守卒官時年
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儁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謁者僕
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於群衆之中甚然有異
出爲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祿大夫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爲高祖所知
自著作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
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
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大
尉諮議參軍出爲平秦太守卒贈冠軍將軍洛
州刺史
子子神殺關西
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
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召爲中正悅爲別
將軍征義陽引爲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爲悅
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
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
意瑗每隨例怡辭多受少伺悅虛竭還來奉貢

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悅遷太尉請爲從
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爲汝南太守不
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介朱榮初謀赴洛瑗
預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户尋行并州
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靜初除衛將軍東
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夷吾貳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爲劉彧
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
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
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
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
遂各凌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以才
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
翻爲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
紇被徙尋解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
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
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

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
茵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
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笙寸並
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
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
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
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
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
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

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詔闕字
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
謂典章之極莫知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
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
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
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
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
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
禮壞法度淆隨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

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
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
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德
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而言
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
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
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
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
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

九室之制非巨細乎斐頗又云漢氏作四維之
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
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
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
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
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
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
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
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

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
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
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
復垂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
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
意妄作茲爲不與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
代既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
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
知豈容虛追子氏放鳴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

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
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恰繕修草
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
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
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爲
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
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
訪逮輙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
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疎

退慙謬浪後議選邊戍事飜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請面北屋歸仁懸車劒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北緣邊州郡官至便登壘塹統戍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彊敵即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

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
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瀼瀆者常十七八焉是
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粮匱兵疲易可乘
擾故驅率犬羊屢犯壇場頻年以來甲冑生蟣
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
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
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
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以後荆揚
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
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
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
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
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襃賚厲其
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奬其得士嘉其誠節
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惏日富經略無
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
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謀薦詔其偽薄如此
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

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議議俟息矣遭母憂
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
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飜爲廷尉頗有不平之
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兮
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日而成陰望他
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本而蔽月川無
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
雜石爲峯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飜
花而似繡罔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
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尒乃
臨峻壑坐層阿北眺平暘語屈南望龍門嵯峨
疊千重以聳翠橫万里而揚波遠渾體與麐麚
走鱗鼈及龜鼉彼曖然兮輩洛此邈矣兮關河
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瀰思故人兮不見
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
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
下對兮碧沙上觀兮青岸岸上兮氤氲駭霞兮
絳氣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

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道寸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惝怳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緼彼鳥馬之無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蜮形既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豺狼欲修之而難化何不殘之亦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未遷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邇安置之所邇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偃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人宜稱惟匈奴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隨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進白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彊埸自卜惟洛食定鼎伊

滅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王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其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鬬此兩敵即下莊之筭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盡兩主投身一朞而至百姓歸誠万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勇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

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彊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粮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竪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

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
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
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
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
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
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
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
宜商量士馬校練粮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
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二斗之食使不

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　即是大磧野獸
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
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
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
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
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
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
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爲齊州刺史無
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

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飜既才學
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
充斥六軍將親討之飜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寶
夤敗於關西飜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
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累轉都官
飜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
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
門今爲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
叨濫進之倫亦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
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加以尚書清要
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望比官人不
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
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
一金紫時天下多事飜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
進之心識者恠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
后曾讌於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袁尚書朕之
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
不羨仰飜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

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己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嫡子寶昇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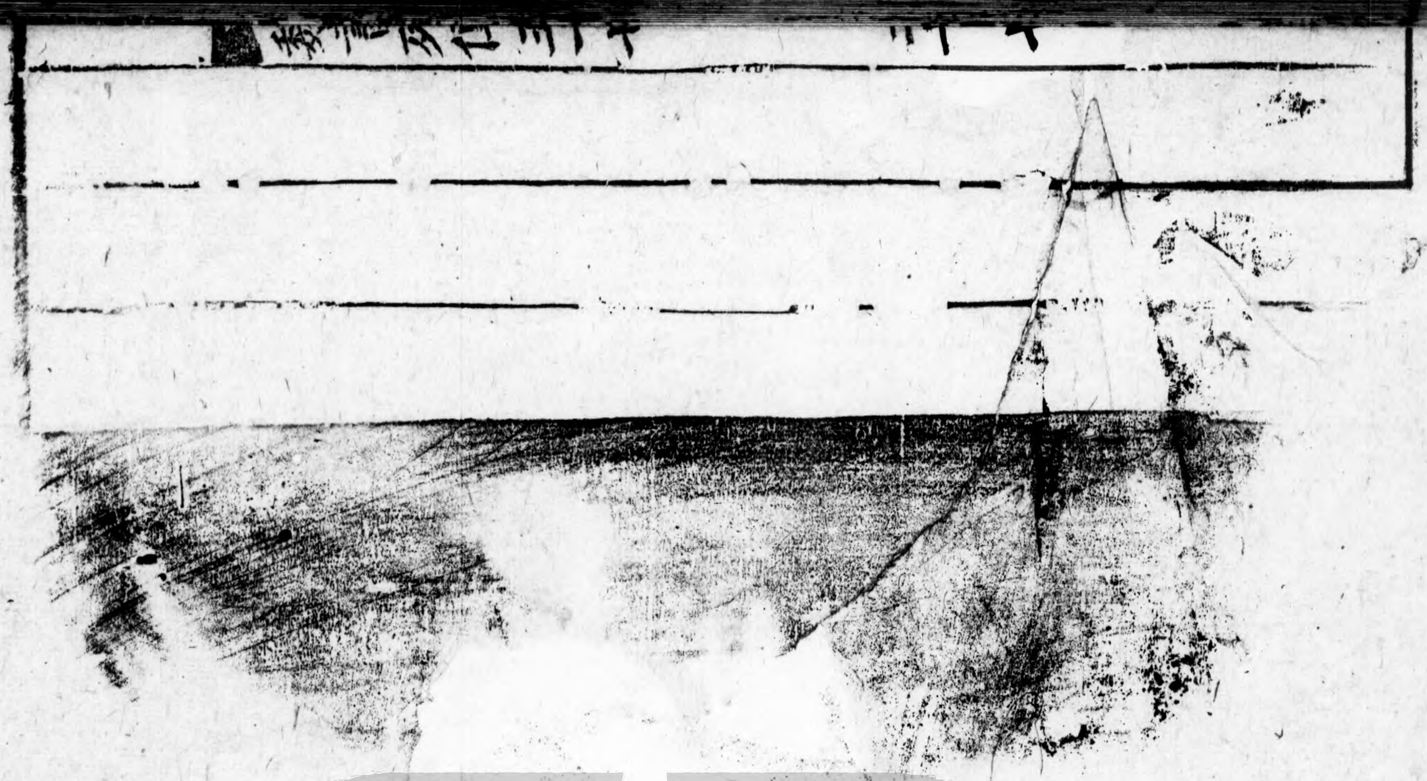
寶昇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

翻弟躍諸文苑傳

躍弟颺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參軍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慙恚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列傳第五十七

魏書十九